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精华

李一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新时代文艺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科学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精华,为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历史方位与逻辑起点:新时代新征程与新时代新矛盾

每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必然在一定的历史方位上产生发展,必然以一个最基本范畴作为逻辑起点,并赖以该逻辑起点的内在矛盾推动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其历史方位是新时代新征程,逻辑起点是新时代新矛盾。

列宁说:“只有首先分析了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客观标志和基本特征。新时代新征程,成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既是生产力的主体,也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主体,因而社会主要矛盾就体现在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核心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基本保障,新期待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不仅意味着人民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也意味着对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求日益增长。由此,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出来。从文艺事业看,人民期待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更高质量的文艺产品,更有效益的文化供给,更能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文艺成果,更能激励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对风险挑战、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精神力量,而文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高质量高品位文艺作品不够多,多层次多样化文化服务不充足,这成为文艺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振奋民族精神目标的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深度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而且规定着新时代文艺的方向和任务,这为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立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面对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时代需要,面对文艺事业发展的短板和内生发展要求,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凝结为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应运而生。

二、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新时代文艺是什么、要干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针对新时代新矛盾,围绕新时代文艺是什么、要干什么这条主线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内涵丰富。

(一)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新时代文艺”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阐述了文化、文艺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文艺作为强大精神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新时代文艺发展奠定了强大思想基础。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文艺活动,深刻阐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指明新时代文艺实践的前进方向。

二是鲜明提出新时代文艺的使命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强调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强调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强调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强调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各国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这些论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弘扬了中国传统诗化思想,体现了深远的世界眼光、开放的文化视野、非凡的理论气度,为新时代文艺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引。

三是深刻回答了“怎样发展新时代文艺”的重大问题

一是强调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迈进。强调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强调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强调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明史,放眼世界文明史,洞察新文艺发展态势,深刻论述了文艺创作中传承与创新、学习与借鉴的关系,为新时代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取舍世界各国优秀文艺,有效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增强创新能力,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二是强调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创作与批评的关系,鞭辟入里地论述了新时代文艺批评建设的指导思想、评价标准和目标要求,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内涵的丰富、标准的扩充、论域的拓展。

三是强调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强调要弘扬行风艺德,树立文艺界良好社会形象,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弘扬正道,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文艺生态现状,提出了坚持教育引导和综合治理并重,立破并举、综合施策等具有很强政策性、实践性、指导性的鲜明要求。

四是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与市场的关系、两个效益的关系、义利关系,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鲜明指出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指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遵循的效益取向。

五是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强调加大文艺创作扶持力度,不断扩大高质量文艺作品供给;强调发挥文联、作协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工作体系,广泛组织动员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文艺工作者投身党的文艺事业,并从保证文艺繁荣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上,深刻阐明了事关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大问题,构成了科学系统、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三、思想品格与理论贡献:新创造、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于时代发生深刻变革、文艺发生深刻变革、人民精神需求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跃升性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进入文艺领域,与丰富的文艺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刻揭示了文艺的来源、本质、性质、功能、规律以及评判标准等,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以对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的深刻洞察,以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新时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深刻把握新时代文艺与民族复兴、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市场、文艺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创作与批评、传承与创新、时代命题与文艺使命等重大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新时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自信、博大的理论视野、深沉的文化情怀,着眼于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契合点,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从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一个时期文艺理论界“以洋为尊”、“唯洋是从”、“挟洋自重”的拨乱反正,建构了具有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新时代文艺理论。

(三)实现了对文艺时代精神的变革性塑造与指引

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任何哲学只不过是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状况和进步要求,必然在时代精神上得到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文艺的时代性,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面对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把握时代脉搏,概括时代经验,反映时代本质,凝聚时代精神,形成关于新时代文艺发展目标、动力、源泉、路径和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文艺的人民性,紧扣新时代脉搏,反映人民新诉求,将人民立场贯穿于文艺活动全过程,辐射到文艺事业全领域,强化了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破除了西方文艺理论的“主体空场”和价值偏狭,阐述了新时代文艺的立场、方向、性质和举措,旨在实现时代主体的根本价值。深刻把握文艺的规律性,深刻揭示新时代文艺活动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内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了新时代文艺创作规律、文艺人才成长规律、文艺发展规律,体现出科学性和真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文艺的创造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不是照本宣科地“照着说”,而是结合新时代社会实践“接着说”;对中华传统文论不是“重新讲”,而是联系新时代文艺实际“从新讲”,围绕“新时代文艺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深邃思考,提出一系列面向时代、贴近现实、回应期待的原发性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创造出崭新的新时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为繁荣发展新时代文艺事业提供了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

践的结合上,深刻阐明了事关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大问题,构成了科学系统、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三、思想品格与理论贡献:新创造、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于时代发生深刻变革、文艺发生深刻变革、人民精神需求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跃升性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进入文艺领域,与丰富的文艺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刻揭示了文艺的来源、本质、性质、功能、规律以及评判标准等,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以对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的深刻洞察,以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新时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深刻把握新时代文艺与民族复兴、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市场、文艺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创作与批评、传承与创新、时代命题与文艺使命等重大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新时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自信、博大的理论视野、深沉的文化情怀,着眼于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契合点,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从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一个时期文艺理论界“以洋为尊”、“唯洋是从”、“挟洋自重”的拨乱反正,建构了具有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新时代文艺理论。

(三)实现了对文艺时代精神的变革性塑造与指引

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任何哲学只不过是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状况和进步要求,必然在时代精神上得到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文艺的时代性,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面对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把握时代脉搏,概括时代经验,反映时代本质,凝聚时代精神,形成关于新时代文艺发展目标、动力、源泉、路径和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文艺的人民性,紧扣新时代脉搏,反映人民新诉求,将人民立场贯穿于文艺活动全过程,辐射到文艺事业全领域,强化了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破除了西方文艺理论的“主体空场”和价值偏狭,阐述了新时代文艺的立场、方向、性质和举措,旨在实现时代主体的根本价值。深刻把握文艺的规律性,深刻揭示新时代文艺活动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内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了新时代文艺创作规律、文艺人才成长规律、文艺发展规律,体现出科学性和真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文艺的创造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不是照本宣科地“照着说”,而是结合新时代社会实践“接着说”;对中华传统文论不是“重新讲”,而是联系新时代文艺实际“从新讲”,围绕“新时代文艺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深邃思考,提出一系列面向时代、贴近现实、回应期待的原发性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创造出崭新的新时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为繁荣发展新时代文艺事业提供了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



《文艺报》是新中国第一份以文学艺术理论评论为中心的报(刊),宗旨在于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交流文艺信息,开展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从1949年9月25日诞生以来,《文艺报》是见证、参与和引领中国文艺发展历程的最主流、影响力最大的平台。在创办70周年之际,《文艺报》精选历年发表的文章,编辑出版为“理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外国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评论”、“对话”共七卷12册。其中,“理论卷”《时代之思》可以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长卷,展示了与时代同行、为思想留影的文艺思想嬗变的历程。

《时代之思》的作者队伍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代际、不同领域的文艺界人物,既有文艺界的领导与组织者,如郭沫若、茅盾、巴金、冯雪峰、张光年、冯牧等,也有诗人和作家,如柳青、臧克家、姚雪垠、徐迟、汪曾祺、梁斌、袁可嘉、唐湜等;既有美学家和批评家,如宗白华、朱光潜、柯灵、王朝闻、李泽厚等,也有学者与翻译家,如唐庚、王瑶、王力、文洁若、钱谷融、王元化、季羡林、童庆炳等。当然,他们的身份也并非单一,有很多横跨了创作与批评、文学史研究与美学探讨的不同领域。

相应的,所选文章议题,囊括了70年来文艺理论话题的热点,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古典文学、生活与创作、典型论、中间人物论、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真实性、形式美学、现代派与现代化、系统论、文化自觉与寻根、主体性、“向内转”、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都市美学、批评自觉、故事性、新古典主义、启蒙、商品化、通俗文学、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女性文学、比较文学、新生代、新世纪文学、生态文学、先锋文学、现代性、民族性、中国性、地方性、理想主义、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报告文学、现实主义回归等议题。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这些在高校文艺理论中显得相对边缘的分支也涉及到,并且同样关注了新兴的网络文学。这充分显示出《文艺报》一方面弘扬与彰显主流话语,另一方面也有着兼容百家的气度。

就此而言,《时代之思》体现出至少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文献性质。《时代之思》以162篇选文的凝练篇幅,构成了一部直观生动的当代文艺理论全面观,足以及文艺理论发展史和问题史的资料基础。事实上,这些切入到文艺现象、活动和论争实际的鲜活文本,反倒比纯学院的高头讲章更具历史经验的现场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报》如何活跃理论争鸣,鼓励艺术探索、引领思想风尚的努力,进而生动地展现现实中的文艺政策与方针是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讨论和创作之中,理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集体组织与个人创造、普及与提高、高雅与通俗相结合的独特性。

其次,现实价值。《时代之思》所选的篇目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如果从倾向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主导性意识形态话语、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报刊作为公共空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兴起而出现的传媒话语。它们所显示出来的理论性质是多元驳杂而又有着主线可追寻的。这其中贯穿着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本土文艺实践而生发出来的流动不已的现实关注,无论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和转换,还是对于古典传统的创新性发展,还是20世纪以来新兴的形形色色西方批评和理论的借鉴与改造,都与中国的语境息息相关。这些理论或者是在新的时代与社会中对既有遗产的总结与延续,或者介入到创作之中,从而使之成为生机勃勃的存在,许多表述也许并没有那么严整周密,留下粗糙和裂缝,但也正是这种真实让它们没有成为僵化的标本,显示出其活力与进一步拓展的潜能,从而仍然具有现实参考与借鉴意义。

第三,文化切片意味。作为对时代思潮感受灵敏的文艺观察和理论萃取,《时代之思》中的诸多文章具有文化风向标的意味。单个来看,可能只是针对一时一事一话题,但放在一起总体性地进行考察,则反映了中国话语的曲折演进。比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到晚近几年的现实主义话题的复归;比如中西方美学化人到文艺批评的途径,从以西律中的挪用拿来主义式融合的转变;比如性别、生态、媒体等议题的引入……可见中西古今之间的交冲交融一直与时俱进,最终在新时代形成了在中国话语意义上的问题意识。循此问题意识的起承转合,可以一管窥豹地感知到中国文坛话语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等阶段,应对现代化与全球化、本土文化自信建立的艰难过程。

概而言之,《时代之思》不仅是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献汇编,也是带有思维启迪的观念展露,更重要的是作为文艺思想的时代留痕,成为见证新中国七十年社会、情感结构和精神风貌的文化证言。

(作者系《民族文学》副主编)

文艺思想的时代轨迹

刘大先



向无限远方中的无数读者敞开,不再执迷于小我的得失,不再拘囿于修辞的小岛,不再固守前人的航线。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在诗歌中乘风破浪,通达四海,才会拥有更加宽广厚重的题材,更加充沛磅礴的元气。

李继宏认为,作为诗歌书写对象的“海洋”,具有两重维度:一是作为自然景观的“海洋”,这部分凭借个人体验和才情发挥,相对容易成就一个完整的作品,但另一个维度的、作为人文景观的“海洋”,对于写作者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如何将历史的“海洋”、文明的“海洋”巧妙地安置在个人情感和思想的运动中,同时在文本中避免枯燥的知识性复述和空洞、自我亢奋的“颂歌体”,除了要看写作者对于“海洋”文化的了解和体验的过程和深度,还涉及一个间接经验转化的技术性难题。再进一步解释就是,怎样把海洋文化所带来的间接经验羚羊挂角地溶解在诗歌中,生成一个完整美妙的结构,而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回报,这一目的达成也能让诗歌更有效地参与海洋文化的建构和建设。

安谅、陈均、赵之遼、王单单、茱萸、李啸洋、年微霖、苏奕嫣、王一舸等与会者也围绕“海洋主题写作”、“互联网时代的诗歌发展”、“新时代诗歌的新可能”等议题作了发言。(黄尚恩)

“海洋”不只是远观的风景,而应内化为精神和力量

——2022年浏河海洋诗会暨第六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著名的“子猷访戴”故事一样,“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可能写着写着,就会寻找新的诗歌路径和肌理,溢出原来的主题范畴,甚至对原有的主题构成挑战。这是因为,诗歌自身有其内在的发生机制,有它艺术上的自主考量。介入主题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可能想以自己的诗歌参与文化的建设。比如写长江,如果真的写得足够好,就能成为长江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有效地将情感、精神的力量赋予自然景观,使之变成真正的人文景观。当然也要意识到,即使行动了,我们未必能够成为真正有效的参与者,只能尽力去做。

汪剑钊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需要打通不同文明之间的阻隔,增强各个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就海洋诗歌写作而言,西方的传统源远流长,从荷马史诗开始,一直到普希金,再到圣-琼·佩斯等等,他们以优美的词语描绘出波澜壮阔的“诗歌海洋”。中国也有一些诗人写到海,比如曹操、陈子昂、李商隐等等。我们一

方面要梳理好传统诗歌中的海洋书写,同时也要不断打开视野,汲取世界海洋诗歌的有效经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文化自信,找到文化之根,增强自己的底气,同时也要有拥抱世界的胸怀,不能夜郎自大。只有坚持“有根”基础上的“开放”,才能不丢失自己,反而有可能综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诗歌形态。

小海认为,就整个世界文明而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带来了崭新的文明观、文明观。在当下,我们重新思考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历史事件,首先会感受到其中主体的冒险精神,还有一种开放的胸怀。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而不是封闭自我。海洋文化与江南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新诗创作的新可能。

张予佳谈到,海洋是联系“一带一路”范畴内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重要的现实与精神纽带。自古以来就有以诗歌形式展现海洋文化的传统,历代诗人创作了无数海洋诗歌的经典。我们可以以深入

7月10日至12日,为庆祝第18个中国航海日,《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和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2022年浏河海洋诗会暨第六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创作研讨会。活动由太仓市文联、浏河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局协办,太仓市作协、太仓市诗歌学会承办。霍俊明、杨喜良、金石开、朱学锋、龚璇、乐琦等主办方代表,以及胡弦、汪剑钊、小海等20位诗人与会,并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及海洋主题写作”等议题展开研讨。

霍俊明表示,“海洋”、“一带一路”都是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而太仓、浏河是这一类题材写作得以展开的重要场域。我们常说,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对于海洋文化、“一带一路”与诗歌关系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不断拓宽诗歌写作的疆域。对于诗人而言,海洋不仅仅是我们观赏的纯客观对象,它还勾连着丰富的历史、复杂的现实,成为一个巨大的诗意的载体。我们需要创作出具有穿透力的诗歌,还原历史,映照现实,表达心声。这其中面临着如何进行诗意转化的问题,既有写作主体人格匹配上的难度,也有寻找准确有效语言的难度。

胡弦谈到,对于主题诗歌写作,我们开始可能是寻着某个主题而去,但正如《世说新语》中